

龍騰九萬里系列

鐵劍紅粉

上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龍騰九萬里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萍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内 容 提 要

关外奇侠“黑燕子”铁铮，为了替好友复仇，调查杀手组织“天杀门”而雪夜入关。

路见不平，铁铮惊退“长白四煞”，救下玉妙容，并且医好玉夫人崔玉如的毒伤，铁铮暗助玉妙容以“金蝉脱壳”之计摆脱“天杀门”的追踪，连连捣毁天杀门下据点分舵，毙“天杀星”，破大王庄，根据重重线索，追查至京城，铁、玉二人天桥献艺，查出了天杀门对外联络点，顺藤摸瓜，查出了崔立忠父女为了“七毒残篇”而追杀玉夫人崔玉如，进而挟迫其母崔龙姑的阴谋。

利用“天杀门”中各派势力的矛盾，铁铮等人不断消灭天杀门外围组织，迫使天杀门迁出和煦相府。

避尘山庄一战，天杀门主终于露出本来面目，原来就是二十年前为恶江湖的天杀翁皇甫光，在天池上人等联手之下，皇甫光以“遁形大法”逃回苗疆。

群侠直捣苗疆，铁铮终以“取剑术”剑劈皇甫光，使“天杀门”冰消瓦解。

目 录

一	雪夜奇客	(1)
二	义伸援手	(20)
三	神珠追魂	(43)
四	再退强敌	(56)
五	金蝉脱壳	(68)
六	跟迹追击	(94)
七	隐迹风尘	(113)
八	技高一筹	(128)
九	别有所图	(142)
十	虎穴雄风	(152)
十一	玉女柔情	(172)
十二	情海生波	(195)
十三	赌国奇人	(212)
十四	隐身京华	(231)
十五	天桥献艺	(259)
十六	天杀迷踪	(270)
十七	柳暗花明	(288)
十八	《千毒圣经》	(306)

一 雪夜奇客

天寒地冻，大雪缤纷，凛冽的北风呼呼刮着，更助长了它的气势。

刚刚过了中午，天色就昏暗下来。仿佛已近薄暮。

这样恶劣的天气，已经连续了好几天。

三天前，雾灵山被积雪所封，使得想走山路捷径入关的商旅，都被困在了山中的村子里。

村子不大，仅几十户人家，而且几乎全是猎户。只有一家开了几代的老茶棚，兼卖简单的饮食，让经过此地的人可以歇歇脚，打个尖，倒是给人不少方便。

另一家也是开了三十年以上的铁匠铺，多半是做本村猎户的生意，为人打造箭簇，或是磨磨刀剑什么的，有时也为经过的骑士换换马蹄铁。

整个村子里没有一家客栈。

由于一般商旅入关，通常都是绕道走长峪关、白马关或古北口。除非有急事，很少有人选择这条山路。

如果有人在村子里开客栈，一定是门可罗雀，一年半载也很难等到一位旅客上门。

为了赶路才经过这里的人，充其量是歇歇脚，打个尖就继续赶路。

偏偏一连几天大风雪，把山路给封了，使得二三十名赶路的人受困，不得不留在村子里。

惟一的茶棚突告生意兴隆起来，仅有的四五张又旧又脏的方桌，早已挤满了人。老两口带着儿子、媳妇，及两个十来岁的孙儿孙女，一家六口全体动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为这批受风雪所困的旅客张罗饮食。

后到的无法再往茶棚里挤，只好去跟猎户打商量，要求借宿在家里，使他们也得到一笔意外的收获——食宿费。

茶棚里没有多余的客房，这倒不成问题，有人随身带着骰子或牌九，干脆赌了起来，而且一赌就是通宵达旦，根本不需找地方睡觉了。

这一来，茶棚里便成了赌场。

风雪仍未停止。

茶棚里，受困的人愈赌愈起劲……

第三天傍晚，又有人冒着风雪来到了村子里，一直到茶棚前下马，抖去斗篷和雪笠上的积雪，朗声招呼：“店家！”

茶棚老板蔡老头正在一旁看热闹，看那批人赌得起劲，闻声赶了出来。

定神一看，是个穿了一身黑的年轻人，忙道：“客官快请进，外面风雪大……”

黑衣青年笑道：“不打紧，麻烦老丈把牲口替我照料一下，要用上等料喂它。”

刚好蔡老头的儿子大柱子出来，应了声：“交给我好了。”便将那匹黑色健马牵往屋后去。

黑衣青年随蔡老头进屋一看，只见小小的茶棚内，四五十人围着三张方桌，赌得昏天暗地，没有任何人注意他的到来。

往常茶棚是搭在屋前的，这几天风雪太大，只好搬进了屋里。这会儿是一桌牌九，两桌骰子，如果不是赌具不够，大概四五张桌子都赌开了。

赌的人不仅是受困的商旅，连村子里的一些猎户，也不禁技痒，参加了赌局。

黑衣青年见状，不由地诧异道：“好热闹！这儿几时开了赌坊？”

蔡老头无奈地笑了笑道：“没法子啊，山路被风雪封了，大伙儿被困在这儿，只好玩两把打发时间嘛。”

黑衣青年脱开了斗篷，里面穿的是一身黑色劲装，腰间佩了把剑，显然是位会家子。

这倒不足为奇，困在村子里的二三十人，几乎每人都带有兵器。

事实上，走这条山路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江湖人物。

蔡老头早已司空见惯，招呼黑衣青年在空桌坐下，殷勤地问道：“客官要不要先喝两盅暖暖身子？”

黑衣青年道：“好！先来两斤烧刀子，切盘卤菜就行了。”

蔡老头陪着笑脸：“真对不住，卤味这两天供不应求，一早就卖完了，刚卤上的还没好，还得等上大半个时辰，先给您来碗炖羊肉怎样？早上刚宰的一头羊……”

“好吧。”黑衣青年倒不挑食。

一会儿工夫，蔡老头已亲自送上酒和杯筷，他媳妇则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炖羊肉来，放在了桌上。

蔡老头笑道：“客官，您尝尝，这炖羊肉的口味不错呢，这种天气来上一碗，保证能驱寒。”

黑衣青年用汤匙尝了一口，味道确实不错，赞道：“嗯！又辣又烫，真够味！”

蔡老头满足地笑了笑，正要走开去继续看那些人赌，却被黑衣青年叫住。

“老丈，山口几时能开封？”

“这就没准了，得看天气，等风雪停了，还得出一天大太阳才行。”

黑衣青年皱了皱眉头，似乎有急事入关，被风雪所阻有些无奈。

蔡老头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地走开了。

黑衣青年自斟自酌，一面吃着炖羊肉，一面喝着烧刀子，对那边吆五喝六全然无动于衷，连看热闹的兴趣都没有。

过了不多时，忽见一个壮汉气呼呼地离开赌桌，一面骂着：“他妈的！今天真背，么二三好像是我养着的！”

走过来一屁股在黑衣青年对面坐下。

“拿酒来！”

这位老兄大概输了不少，一肚子的火气，嗓门儿特别大。

蔡老头观战正带劲没听见，倒是他那略有几分姿色的媳妇很机伶能干，忙应着送上一壶酒来，同时放下了杯筷，笑问：“爷，要不要来碗炖羊肉下酒？”

壮汉眼皮一翻：“废话！没菜酒怎么喝？”

小媳妇哪敢顶嘴，一转身去后面厨房了。

黑衣青年笑问：“手气不好？”

壮汉干了一杯，才重重放下酒杯道：“他妈的，今天好像摸了娘儿们的屁股，掷来掷去都是么二三，真他妈的邪门！”

黑衣青年自斟自酌着：“有赌不为输，看这天气，一两天风雪还停不了，有的是翻本机会。”

壮汉这才抬眼看看对面的黑衣青年，苦笑道：“翻本？身边带的一百多两银子，全都输光了，拿什么……”

不等他说完，黑衣青年已探手入怀，摸出两个十两重的银锭放在桌上，推向他面前。

壮汉不由地一怔，诧然问：“兄台，你这是什么意思？”

黑衣青年洒然一笑：“出门在外，总有个一时不便，赢了请我吃红就行啦。”

壮汉喜出望外，恨不得跪下向这年轻人磕三个响头。

好赌的人就是这副德性，一旦输光了没钱捞本，那真比死了爹娘还悲伤。想不到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居然慷慨解囊，自动借赌本给他，简直是恩同再造。

壮汉连谢一声都来不及说，抓起面前两锭银子，就起身离座，迫不及待地又去赌了。

黑衣青年看在眼里，只是置之一笑，继续自斟自酌。

两斤烧刀子才喝到一半，壮汉又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桌上来，一言不发，端起早已摆在桌上的炖羊肉就吃。

黑衣青年一见他的神情，就知道二十两银子又输光了，也不问他，若无其事似的。

壮汉终于憋不住了，放下手上的大碗，硬着头皮赔笑问道：“兄台，能不能再借我几两银子翻本？”

说完以期待的眼光望着黑衣青年。

这种人脸皮真厚，居然能好意思开得出口。

但黑衣青年毫不犹豫，又从怀里掏出两片金叶子，笑着递了过去。

金叶子一片重一两，两片相当于百两银子。

他的出手真大方，也许是豪门巨富的公子哥儿吧。

只是看他这身装束，且在大风雪中赶走山路，似乎又不太像。

壮汉无暇去研究这年轻人的身份，反正金叶子是真的，即使是偷来抢来的也管不着，只要能拿去继续赌就成。

可是，不信邪都不行，就像他自己说的，今天好像摸了娘儿们的屁股，掷来掷去都是么二三，要不就是猴子屁股朝天——么

点！

他把金叶子换开了，换成一百两银子好下注，每一把押十两，一连被庄家吃了三把，使他一气之下，干脆将剩下的七十两全部下注，打算来个孤注一掷。

庄家是个瘦高的中年人，一脸阴沉沉的，毫无表情地瞥了壮汉一眼，冷声问他：“怎么，输急啦？”

壮汉已是脸红脖子粗，愤声道：“你管不着！”

庄家皮笑肉不笑道：“我是好意，这风雪一两天还停不了，怕你输脱了底没的赌，日子不好挨，不如慢慢玩哦。”

壮汉把心一横，豁了出去，道：“少他妈的假惺惺，怕我下的注大，就让我来做庄！”

庄家不屑道：“就凭你几十两银子想做庄？你替我省省吧！”

“你……”

壮汉眼光一扫，光是桌面上的赌资，已足有好几百两，使他不禁气馁了。

赌钱赌的本来就是钱，钱大气才能壮，这种情势之下，壮汉自然吃了瘪。

就在这时，忽从他身旁挤来一人，一伸手，“啷”地一声，两只五两重的金元宝，放在了他面前，同时听那人怂恿道：“做庄吧！”

壮汉转过头一看，竟是那黑衣青年！

这一来，围在方桌四周的十来个人，不约而同地以诧异的眼光投向了这陌生人。

他们被风雪困在这里两三天，也在蔡老头的茶棚里赌了两三天，即使不是结伴同行的，这两天赌在一起也混熟了，可是从未见过这黑衣青年。

刚才黑衣青年进入时，大伙儿赌得正起劲，谁也没有注意到

他，这会儿自不免感到很突然。

但赌桌上认钱不认人，有奶就是娘。

尤其黄澄澄的两只金元宝，相当五百两银子，看在这批人眼里，一个个都心痒痒的，恨不得一把骰子就把它赢过去。

庄家龇牙咧嘴地一笑：“嘿！老黄，想不到你有后台哦，庄就让给你啦。”随手将海碗推向他面前。

姓黄的壮汉反而有些尴尬，向黑衣青年强笑道：“兄台，在下今天天气实在背，干脆你来玩两把吧。”

黑衣青年似乎技痒难禁，毫不客气地笑道：“好，在下来陪各位玩玩。”

姓黄的壮汉忙让开一旁，挪出一方空位来。

黑衣青年俊目一扫，又笑道：“在下只是打发时间，陪各位玩玩，大家尽兴就好，随便下注，大小不拘。”

由于不知这陌生青年的来头，大家都心存顾忌，不敢下大注，先下个一两试试手气，至多也不过三五两。

十来个人下注，总共仅三十两银子而已。

黑衣青年伸手抓起碗中三粒骰子，喝声：“走！”随手一掷，竟掷了个么二三。

“哈！么二三！”

“通赔！”

一片苦笑，叫嚣声中，姓黄的壮汉皱着眉头，替黑衣青年把各人下的注如数一一照赔。

黑衣青年冲他笑笑，遂道：“各位，请继续下注。”

大伙儿互相交换个眼色，露出会心地一笑，又开始下注了。这回各人吃到了甜头，有的甚至后悔刚才下的注太少，于是连本带利都押下了。

黑衣青年不动声色，等大伙儿的注下好，才从容不迫地抓起

碗中三粒骰子，照样喝声：“走！”一抬手，将抓在手中的骰子掷出。

三粒骰子像被碗底吸住似的，连跳都未跳一下，就以“品”字形定住了。

大伙儿定神一看，这回虽不是幺二三，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幺点”仍是通赔。

哄笑声爆起：“庄家又通赔啦！”

姓黄的壮汉脸都发白了，剩下的四十两已不够赔，只好望着黑衣青年苦笑。

黑衣青年倒是处之泰然，耸耸肩，自我解嘲地笑道：“我大概也摸了娘儿们的屁股吧！”

这是学那壮汉的口气，又引起一阵哄笑。

“哪位兑一兑好吗？”黑衣青年将一只金元宝推向了中央。

五两重的金元宝，相当两百五十两银子，刚才做庄的是大赢家，立即应道：“我来兑开。”

他下的注是十两，只须找出两百四十两就行了。

姓黄的壮汉好像成了黑衣青年的助手，不待那青年开口，已动手为他将各人下的注——如数照赔，手法倒是很干净利落，极似场子里负责吃进赔出的帮手。

庄家接连赔了两个通，顿使大伙儿信心大增，认定这黑衣青年是霉运当头，今天不把他输个精光才怪！

于是，大伙儿争先恐后下了大注，生怕黑衣青年输光了，再想下注已赢不到他的钱。

黑衣青年仍跟刚才一样，抓起三粒骰子随手一掷，便见骰子在海碗中快速旋转起来。

所有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碗里的三粒骰子上，口中不断吆喝着：“幺二三！幺二三……”

三粒骰子旋转的速度由快而慢，经过一阵碰撞，终于停止下来，赫然竟是三个六点的“豹子”！

“啊……”

“他妈的……”

“倒霉……”

一片叹息叫骂声中，姓黄的壮汉却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双手齐动，将桌面上下的注，全部捞到自己面前来。

黑衣青年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气度，仍然保持处之泰然的神情，洒然一笑道：“侥幸，侥幸，各位请继续下注……”

姓黄的壮汉也在一旁吆喝：“下啊！下啊！”

大伙儿哪甘示弱，又开始下注了，注头比刚才加上了一倍，想连本带利一把赢回来。

蔡老头看得非常起劲，他是旁观者清，发现坐在桌右角的一个瘦小中年，连赌了两天两夜未离开赌桌，但无论输赢，从头到尾永远只下注一两银子，真正的是在消磨时间。

可是，自从黑衣青年一参加，他就歇了手，一连三把均未下注，却是暗自观察这年轻人的一举一动。

其实黑衣青年也察觉到了，但他毫不在意，若无其事地又抓起了碗中三粒骰子。

“走！”

喝声中，三粒骰子撒手随出。

骰子在碗内跳动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紧扣着方桌四周每一个人的心弦。

十几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瞪着海碗，三粒骰子在翻滚几下后停止了。

“四五六！”

姓黄的壮汉一声振喝，使凝神屏息的十几人，不约而同爆发出

了一片咒骂。

“嗨！又通吃，各位高抬贵手……”姓黄的壮汉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双手齐动地将各人下的注，全部捞到了自己面前。

黑衣青年见状笑道：“老兄，攻城容易守城难，庄交给你，靠你自己了。”

说完伸手取回一只金元宝，便径自离开了赌桌。

他刚坐回那张空桌，一直注意他的瘦小中年也跟了过来，在一旁坐下，双手一拱：“请教贵姓？”

黑衣青年相应不理，把桌上剩的半杯酒一饮而尽，不料执起酒壶要斟酒时，才发现酒壶已空。

不等他开口，瘦小中年已大声招呼：“添酒！”

蔡家小媳妇应了一声，赶紧又送上一壶酒。

瘦小中年接过酒壶，竟然替黑衣青年斟起酒来。

黑衣青年过意不去，只好用手指叩着桌面道：“不敢当……”

瘦小中年斟满放下酒壶，又搭讪地问：“不知兄台与段老么如何称呼？”

黑衣青年一脸茫然：“哪个段老么？”

瘦小中年道：“赌国小霸王，六指段老么！”

黑衣青年摇摇头：“没听过，也不认识。”

“哦？”瘦小中年诧异道：“可是看兄台刚才掷骰子的手法和作风，简直与段老么如出一辙呢！”

黑衣青年洒然一笑，轻描淡写道：“在下根本不懂什么手法和作风，只不过随便玩两把而已。”

瘦小中年干笑两声道：“不见得吧，段老么的‘一画开天’和‘三翻七转’手法，堪称赌国二绝。兄台如果不是跟他有什么极深渊源，绝不可能……”

黑衣青年接道：“这么说，阁下必是位大行家啰？”

瘦小中年强自一笑：“败军之将，不足言勇，当年我曾败在段老么手下，招牌早就被他砸了，还称得上什么大行家。”

随即将左手张开，只见独缺小指。

黑衣青年为之一怔：“这……”

瘦小中年沉声道：“这是那一场竞赌的永久纪念！”

黑衣青年耸耸肩道：“抱歉，我与阁下所说的段老么毫无瓜葛，大可不必告诉我这些。”

瘦小中年挑衅道：“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兄台敢跟我对赌吗？”

“对赌？”

黑衣青年想不到他会提出这个要求，一时未置可否。

瘦小中年把头一点：“不错，当年我与段老么对赌，也三把骰子决胜负，第一注是一万两银子，第二注输家十年不得沾赌，第三注输了自断一指，结果我三注都输了！”说完一伸手，果见左手少一小指。

顿了顿，他继续说：“如今十年早已过，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风闻他已退出赌国，隐居在京城享福。我此去北京就是为了找他，想不到却在这里遇见了你老兄……”

黑衣青年笑问：“阁下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

瘦小中年愤声道：“如果我胜不了兄台，北京也不必去了，否则段老么必会为你出头！”

黑衣青年听他的口气，有些咄咄逼人，不甘示弱道：“阁下打算怎样赌？”

瘦小中年似乎有备而来，伸手一拍腰间：“我带了五万两银票……”

黑衣青年把肩一耸：“我可没带那么多。”

瘦小中年道：“没问题，咱们三掷决胜负，我输了，五万两

银票就是你的，从此决不入关。如果我赢了，你只须自断一指。”

黑衣青年笑了笑：“那我太占便宜了吧。”

瘦小中年断然道：“是我划下的道，吃亏我认了！”

“好！我赌了！”黑衣青年作了决定。

“一言为定！”

两人这边的情形，没有任何人注意，因为那三桌的赌况正激烈，欢呼与叫骂声不绝于耳，比菜市场的叫卖声还热闹。

尤其是姓黄的壮汉这一桌，他自从接手继续做庄，仿佛延续了黑衣青年的手风，竟然连连通吃，赢的银子在面前堆了一大堆。

正在得意忘形时，瘦小中年挤进了桌前，大咧咧地道：“抱歉，借用一下碗和骰子！”

四周围着的人齐都一怔，姓黄的壮汉更是莫名其妙，不由地把眼一瞪：“你要干吗？”

瘦小中年回瞪他一眼：“当然是赌！”

姓黄的壮汉手风正顺，怒道：“他妈的！老子连输了两三天，手气刚转好，你就……是不是存心搅老子的局呀？”

其他的人也纷纷叫骂：“喂！滚开行不行？”

“想挨揍是不是？”

“照子放亮些，要想搅局可得看清地方！”

瘦小中年充耳不闻，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叫骂，一伸手就要夺碗。姓黄的壮汉出手也快，一把将碗夺住，喝道：“放下！你敢……”

不料突觉碗上传来一股强劲震力，使他如同触电似的全身一震，不由地放开了手，失声惊呼：“啊！你……”

瘦小中年若无其事，拿起碗转身就走。

其他人尚不知姓黄的壮汉吃了暗亏，尤其是瘦小中年身边站